七録齋詩文合集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存稿卷之四

張受先稿再序

易會序

七録齋集存稿卷之四

婁東張　溥西銘著

張伯母膺封序

往者太母七十之生日受先時猶諸生也聚四方之賓客以宴以頌可謂盛矣踰一年而受先登賢書又一年而成進士母遂以覃恩膺封誥顧鄉舉之時州大夫盛服造廬與夫王言之出自燕而吳三千里始達及其期皆以九月正太母之生日也於是邑人不唯榮之且謂受先仁

孝之感夫君子敬身以有爲巳之窮達非所論也亟亟乎求其尊且顯者二人而巳至賦命之不辰有父不能終事而徒養其母此又天下之至悲不得巳之中甚其性情而樂且務盡者也溥與受先同爲少子未成人皆失怙惟母氏之依動靜與俱每諷願爲人兄之言則潸然如雨矣乃我毋周旋艱難漸以自立太毋雖爲觀翁先生之正室而尊章之嚴重先生兄弟之同居管鑰他委而曲折承意得爲之際有不能自爲

者焉嬰之母固儒者也稱儒者之道應天下之事鉅變累患得其至安亦何有於家人乎故班本世訓而通書傳處於尊卑大小之間順而能詳非獨性之篤也且進乎禮矣然我母與太母艱難有同而溥與受先所以事母者不無或異此尤溥所反覆勸切歎爲弗逮也溥竊知讀書而器識不能遠大又落在貧賤無所爲難先之勞受先則德升而業舉焉溥智之治生時以養飧累母氏間有違遊定省常節多所闕如受先

則須臾不能離母側務爲嬰兒之色開發歡顏母體少極卽抱襆同眠起廁牏洗濯之役殆身親焉夫正躬服古退不欺己進不欺君事親之大經也伺察於顏色之際修情於飲食之間事親之小節也然天下之爲正人者大經耶如無之而不守也小節或有忽焉雖權乎受歸之本致其完全而因時之推壯觀性之遠近古之孝子重乎其傷之矣是故端於纖紀而復畢於容力所謂幾微之盡仁孝之至也況安意而行之

年及強仕而志已之爲大男子列身於朝廷而
服膺人之所勞不其難哉不其難哉所以受元
之支與行四方皆知之受先之險行其孝極遂
之地有不得過者而天則知之且天知之而必
欲明之以訓於人齊魯之鄉隆文之士有無因
而發夢者焉此豈偶然也哉則夫受先之不有
其善以歸德於親太母之幸其天性以成子之
令名及令驗之更爲顯白矣受先自釋歸以來
清絕之操卓举一世太母仍簪蒿杖藜居茷牆

之中終日怡適左右給使不能置一婢惟侍子
婦操作而已迨辭闕歸里旬日之間義聲孔彰
父老子弟每當月之朔望疊跡而至感泣者不
下數萬人其入人者蓋已深矣而毋惟抑抑自
存不敢謂吾子之能而惟曰宗祖之佑噫乎貧
賤而不疑其意富貴而不易其操求諸賢母之
班未易有其人矣甚而大德若虛應物無爲不
幾昔之齊聖而得道者與夫惟普濟而多履行
有本原而稱者以實故太母之進封邑之民與

焉邑之士大夫頌焉四海之士與受先爲朋友者頌焉以溥之習受先而知之詳也又以其能代朋友爲子弟之辭也而屬之以文大略所錄具也若母之慈善恭讓推誠骨肉凡所爲極難者受先且欲隱焉受先之厚也尤母氏之志也

賀黃母旌節序

言節與孝成人之道舉矣凡君之欲於其臣父母之欲於其子莫不望而求至焉况及人之妃匹尤其淵希者歟雖然勝其難者棄其易者非獨男子之事也女子之有志行者爲之今有大官豐爵出於王庭而忘其植身之理亦有伏居湾巷不聞六藝之言而奮躬蹈難爲古人之所不可爲以致其命以是信匹夫庶婦載於詩書其序常在王侯之上亦云諒矣今海上之人多

言黃母倪太君之節與孝余竊聞而悲焉夫生
而盛其行歿而有其名昔之賢士不絕於世者
皆然也惕於閨門之內其道不猶是歟黃母懷
君子之德以相夫子而不能竟其意于焉孤處
不有朝夕所謂天下之傷母之一身益備之矣
且母之夫子躬爲儒者未及壯而其年已盡有
二母不能養以責之母㷀㷀赤子則其所遺也
母於是哭泣而承夫子之事有子道焉有父道
焉顧邪之人言其終身素食以視其姑之有年

當夫爲嗣者之姑之有疾也則叉刻臂以爇之請於天而身爲之代嗚呼父母之德同於天地故爲女子者無不愛其父母至於視夫之父母則有異焉屬之以同體之情而歸以大人之分論其色養或有勉而志之者衰世之教不及擱內則婦姑之際反脣而稽閱母之風亦可以儷矣若所謂煢煢赤子則伯鉉是也伯鉉孫庠序而被一爵博要練達爲邑之聞人率母之孝以養其母母寢疾刲股之肉而進焉一家之烈君

予多之然度其方孤之歲迄於今日言動在禮悉本母氏之廸則母成身之大克蓋其子亦其世世之所視也今當事者推天子敦尚之意顯揚其人爲士之勸而予處隣邑備聞嘉懿伯鉉又與予兄弟遊因以貢其喜樂達之撰記要之毋與伯鉉之行雖蹤遐之人不可以無言也

賀常熟楊邑尊榮封序

以布衣而進說於邦君之前古有之乎然而君子不廢者以其言之質也夫辭出于誠雖艸野之賤庸夫愚婦皆得發舒公道循詩人愷悌之詠誌其所懷安在桓圭袞冕若其言獨先也溥之識公於京師也以爲來而撫有吾虞使其完樂者必斯人也今則不旬日而見之矣夫古之爲政者務於易良而不悪於歲月之效故當紓徐以有爲寛於百姓之從善而幾其盡一要非

所論於吾虞也虞之民素柔而畏法而其桀者
多略峻文不自湔浣每與士大夫之不甚備者
比以困衆民之被茲毒而不能有言也非一日
矣公方下車卽嚴質究逮其不法者繫之窮竟
其黨令其屏跡薦紳之家有以僕夫騶導者公
執五刑而訊焉無不當也至於凶戇之子幾亂
不反顧公一繩以殺人之律正其殺人之罪而
與其有徒呂之冠冕先生及於窮閻小巷之孺
子無不交口誦義稱爲至仁者以是益信三代

之行不擇地而可施於公其先徵也夫且臣下
之德必錄君上皇皇大君食不重味衣不
貳采蚤起晏息以求治而下或不應罪莫大焉若夫
一方之寄軫恤元元而思得其人以敎善尤貴
命之至重者也公則承其意以輯斯土退食之
際未嘗忘勞故不憚震怒懲民之所懼而加綱
理焉夫昔有誅一人而生萬民去其大邑之蠹
而戶有可封循吏之彰彰者無所不爲也公非
慕其風而身帥之者與別賞善而刑惡訓子弟

而脩廢墜自此以往次第而舉有不可悉數者與夫致君之道澤民爲先學者奮志於斯而勢不得以自錄則曰位不我與也位旣與矣而猶需將焉則吾不之信也若公之振其神明不朝夕而布猷以易殄瘁邦家之楨豈猶夫百里者與夫然而王言之至榮顯其身以崇其所生自其肄雅之日已定之矣豈及今而始人重爲辭式歌父母交相附於南國之義與

賀崇明熊邑師榮薦恩封序 代

考郡縣所自分春秋之時縣大而郡小戰國以來縣小而郡大要其立官之始宰尹公大夫稱名重矣漢制大令所統必萬户以上晉益嚴其選凡與銓比者未宰縣不得爲臺郎遞以及宋靖康乾道之間尤示風厲選官必先爲縣再任者始除御史官抑何慎也葢天子命官所以鎮撫百姓而求其邇民之職莫若刺史與縣令明主治討首進廉善降而後王閒製令長之誡試

理人之策至遊獵有詢殿柱有記皆以弘著勸勉而承其詔者亦克自羞行謹鞭靮潔籃篚不敢荒也且謀之臧而君依與德之洽物而親順其道二也故令之爲象取於雷震百里而自用旣形太常日月之旗咸載功閥非時之能者可爲褒序於是鈞較而內長之有層纍之美亦足毋所樂與也以今覩於楚之魚山熊公令於吾蘇之古瀛洲不踰年而邑稱異治薦㠧屢至恩封肇加誠哉其大驗矣蘇之郡縣於天下爲劇

而瀛洲尤難訓桀緣海之民好爭其性也勢又
易於銜決逐水行昧重蹈譴何怵迫之徒復敢
爲人囊橐一有左驗株詥無巳是以部索四出
碎務殷湊軨才當之輒解職白遁或才而不甚
良者繩束其際行責削之文嚴幽閉之令見爲
毛摯鷹擊而內少潔清商假因以爲販則亂獄
滋豐傷於淟涊亦何以彰典幹之職分使吏畏
察慕哉乃自公之來上下灑濯衆墜盡釐不伎
益以信百城之表非其人莫屬也古之爲令而

有聞者德行文執未有偏辭歷選鉅人若梁公主昌邑潞公知榆次猷業緒見三圭兆此矣其有英賞之倫奇文徵白義方美教班於文惠非內黃管城之所稱茂宰與然擬公於三代以下猶似乎輕之也進而求列其周上乎則將以叔度之秀羸多能兼宓子之任人則逸啟節躬必靡業撲發卑必及飄蕭惟公有焉蒞人於其邑知之矣雖嘩不割饑獻旅陳瀾木者釋而之明睹人者窮而抵狂清浮之敎也月之正月召邑

子弟而論禮樂敎中敎和周官司徒之意存焉
是以大中丞與采風諸使者深敬樂之欲使兼
領大邑適松陵寧缺疏謂瀛洲之民輯矣洽矣
當更移視夫不師者於是將改所莅而瀛洲之
民復羣號焉起而籲於
天子毋令公去此又前者所不幾也夫榮高苑
之樹澄瀦川之水昔賢蓋有歌矣今之凝思者
億焉累請而不止以百姓之言聞於當朝加於
表臣而下不憚若曰如之何其去之而讓他人

笑也不亦人人之至難者哉況神聖執象凡諸
官之復萬民之逆莫不稽聽而德澤下究先被
於獻臣公之二人奕奕乎有服與諧焉則公所
以近輝光答思遲者事親之日已備之矣夫然
而詠念邑治蓮禾瑞嘉鹿雀青白其孰非仁孝
之應哉繇此以往陳善而誦鶴鳴賛君而賦泂
酌日有聞也請於今權輿其辭以昭皇天錯輔
之效可乎

賀太倉劉州尊滿秩序代

婁之得爲州也始於弘治之丁巳其地則割崑城與虞嘐之東鄙屬之然後參而成治也是以稱婁形勝者以爲輔之以二衛環之以三縣地隣于大海而民雜於軍農大約慘則掛驕勞則禍惠患之不能爲維而反迫而驚險自非有神明慈諒之宰亦何以使物卽其序人思其建乎雖然此爲昔日之婁言也若今日之婁則有異焉百姓之依以勢爲域其强者之行於邑也猶

擇肉也民之偏於豪大也苟其逆之則猶去艸也君子疾之而不言而小人則安之以成俗故昔日之婁治其民而可矣今日之婁治其民以上者而可矣自楚之心蓼劉公來莅其土積三載而易其風物然後上仁茂德無不之也於是邑子某來告不佞曰婁幸矣婁之人其獲保矣夜呼者昔聾於獻獻而今且不聞也輿臺之人爲虐於無告而今且恥短後也高冠褒帶之士論奕德而志誼方而今且懼其行之有變玉也

商鬻以族世也百工之集以良材也本神臯而
流豈弟自公之來始焉　不佞　聞之而滋有感也
邦國之紀存乎其人非其人者雖沃土淳民不
無風雨之歎而有其治之則顦者以輝枯者以
肄今公生於
聖人興跡之鄉弘體特建不封巳以養高而推
美於物以善其大邦之績則彭組之倫孰有齊
其令德名於長人者哉且宴之牧不有記乎始
朔州而有東陽之李繼而有餘姚之倪周俗廣

化蔚然書策百世以下猶發含淳之聲況當時
乎至於大臣出鎮若夏湘陰周吉水王三原之
流功在一世南國著伐至今誦之不衰而作婁
之志者以其人繫於長率之首則知休澤無窮
天下稱之與其一邑稱之無乎可忘也況親民
者乎是以本三子絫德之懷以驗公前後豐融
之譽政成之日其可無辭以相宣歟則閭聲起
謠亦與杼首之巷歌黃髮之里詠遠相答焉而
已

賀許司李滿秩序代

維楊枕江臂淮襟海爲東南一都會自絺錯鹽
穀之人暨榷稅運輸往來皆由其途殷頫浩重
不與支郡等素號劇州加以戶口衍殖民吏桐
緣爲奸黠者徙貫羼名影避徭役貧而愿者則
苦吏賦不得休富商大賈且坐區列肆持輕重
相射贓息日褭幾家置金錯橐與豪猾互比控
制州黨而乘船伺風者挾纆居萑荻間候便輒
前爲盜吏窟至不簡之民捐家入水摽掠纚纙

以苛苦行者或潛身處闤井匄牢盆諸直私鹽引鈔縱筏而獵江湖遊徼不敢聲以故訟獄文移尤糾紛難理即古之親事其土者類多因循結梯相和孰不厲時有雋才居之亦僅飲酒賦詩張木嬉覽東閣梅花聽竹西路歌吹足矣求所謂謝集却遺公府如僧廬者誠爲絕軌矧以理官左右節下勞劇正同而權次繡衣事倍體嚴凡簿領牒書轄致大江南北較難展體卒職者哉乃月不佞擬官南銓釆與論而聽塗咢竊

於今許公嘆弗可几也公起家進士高第該綜校練秀出時品固當司芸局都典而治事在心遂求外補啙仕以來益以冲遠自鎮進給者日上餚膳郎麾去弗復供晨起晏息惟飲南泠一杯水耳文案襍遝積若石之満山顧盥罷對省日亭午立徹矣賓客挂法稾裝金貝徙倚署門歎一通乃清泠無雜走惟目矚暮烏太息而去書椽隸卒思獲上官片符陰為鈎巧而靜正無顏色秖私戒無犯公怒罔敢餙赫躧取一簪右

姓素矜侈服御醴饌儗於石韋近且約身損腹
恥爲夸民戴纏之家內外蟬聯咸通籍締契乃
談一二公務外無他寒暄使溫貂勁騶各無繇
言地上事入闈典文所得士皆魁宿悉勉以制
行之大方循循有風矩故計公脫韋而莅政五
載於茲敎膺彌衍鹽池日翛然入廨而覩其題
封與巳所資奉猶然逢胡蘇僑書生也不佞因
讀古循吏傳條其可比者恩司李一官之設自
後唐長興以來代有名賢握篆據類考班以公

詳愼庶獄似茂叔之委手版斷除碎課似巽巖之拒鹽筴搆鹹暴無哮似擊蛇之孔寧州潔已不累掬粟似齧馬之范廣德若後觀與浦則益無其前者据稽幕判中人即無咎風流介甫稍勤未可兩京而不下也會天子下璽書擢序賢能公固當報事第一召入上京雖不坐榥廳簷筆步花磚要應有二丞三騶執盛印青囊爲公前導進稱端公作王綱紀而歲之八月適同里何孝廉以公政成請孝廉固屬公門杷梓援公

行能邵美不異道上臚言而次第加詳覈不佞
益爲舉手稱賀遂忘樸鄙綜其大槪或有太史
乘傳來采風於秣陵知公不費民間縷帛莖稻
獨有一曼羨不可刪者此數言耳雖然韓歐將
換節矣邵伯之荷廣陵之芍藥猶同於名公之
野樹則方民欲爇香而來遮馬也不佞且又有
言願再借公一年以答斯巖慕也

賀王元涵計部生日序 代

稱人之壽者所以重人之生也故際其耆艾誦其昌大因年而禮有加焉若夫子翁之所懷歲星一周而長者之日月未嘗敢忘則望六弧而增慕無俟序絳甲之説矣以今余年友計部王元翁季夏之生日而門于弟輩舉爵爲正其義也然元翁之振誼樹躬爲　王綱紀可歆頌而永繹者亦已都都邑邑衆知之矣元翁出自明德克敦厥常所謂燦粲門子　如磨如錯斯人有

焉及服官祗嚴本曲禮之質以為拜獻作忠之
經又云備也朝廷凳庫之任不輕叙授心計之
臣日夜待命而大司農獨求恬雅寡營精白不
欺者歸焉則元翁實舊其職矣於是度支積勩
旬之日徧而食貨有秩上下稱平若斯者即聚
漢之文學與大夫相難當明無及也今者天下
計偕適當　聖天子改元之歲恪恭求士而余
與元涵分較禮經共得二十四人罔不篤懿靜
止先後中倫以人事君夙夜之志通於國表矣

夫理財用人明王首務古者大度之主屢下詔書勸策問慮左右之無良當塗之難應而元翁皆以潔誠內致無所求而君前不言其能而已效則上臣之职贊詎不觀行淵泉貴其有本哉善其一身而復以其餘及其弟子訓以靖恭宜羣弟子之酌酒獻解於其生之辰感而言報也余與元翁獲在同籍有兄弟之雅而羣弟子復自爲兄弟一家之誼莫有摯焉道圖國事綢繆視斯矣故爲發揚其大若而韓子三星之行又

可不歌也

沈眉生稿引

予深於道吉與眉生兄弟之文而知之矣蓋全乎爲天者也夫爲天之文清明爲地之文厚重厚重之文多所發茂功勞易見若清明者空空爾物稱絶矣學者辨其難易宜務爲可觀旨取夫寥廓不近施之道沐浴而雖壽焉然究乎大常地之乎蕃皆從乎天援天可以該地君子所以尤尊天也且地可學而天不可學故今之以豐實博麗之章爲貴人者皆地分足者也苟二

子惡隱約樂富貴則其餘及之矣必舍此以求乎昭升誠有性焉而功與之偕不能雜也噫弘遠矣

爲徐孝若乞母夫人壽言引

壽考之祝本人子之至情孝弟之言亦朋友所樂進是以建陽迎親家庭製曲湖南立祠蒼生作碑眷矣古人式如可紀吾友徐子生自鴻胄志帥誼方粲粲門子等其磨錯愔愔德音發其風令既懷玉山之高桂常咏白華之絜趺於是望乘輦於春宵聆採桑於蒙澤因母氏五十之辰聚四海兄弟之樂選章拉韻擷以清言疾翰飛書班成大手登慶老之堂即思陳釋覽看壽

之策必稱張浚遂傾三雅五經之酒爲千品百方之製字含淳意筆著金心要使九琳玉書齊此什篇先春花木助其靈氣風聲之枝無汗折時聞琴瑟之音淡溪之顏如後生足起亥夫之聽廢人各有毋敬老之義是先永錫爾類文辭之功爲大則作者念寒泉之誦讀之猶大斗之酌矣

許伯贊稿序

雲子別予而之洞庭也予泣而送之曰嗟乎雲子棘人之哀今又將為羈旅乎雖然王吾子者伯贊世之所謂方聞也與方聞之士處朝夕諷道吾知其必有合也子其可以行矣葢是時雲子既嘗在憂神體累削為其兄弟之戚者大都有幽楚之氣少歡樂之辭余勉為言以壯其行顧中心如擣則甚于漣洏矣及雲子歸道其與伯贊相友之善卒如予言予為喜者竟日覩其

筐篋伯贊之文在焉予發而讀之優雅深厚秩然經籍之篇所喜又有過者於是信爲文之指與取友之道其意無不通也朋友之好原其始合皆在散遠及予不介則千里之情同乎一室是以賢邪既辨義不共科卽有志于淵大者不能更爲并容之說亂其可否而正人與之終身之性好氣尚皆依以不易繇是文字之命亦介然有君子小人之別援此入彼情所不答姑與之推移而意常不至斯亦國風之正變天地時

物各自爲區者也今觀伯贊文行篤固齊于先民雲子以大賢之材日與相漸則兩人所成不已大乎然雲子又爲予言著作之要無取雜書碎義將棄其昔之所爲而求前代之闕凡一書之成足文采齊道德有非時之所得而議者焉則伯贊與之一志以推高其事又豈有極哉

沈去疑稿序

予習去疑文者久正而中雅蓋秩乎古所獻法宮者也既與介生諸兄弟庚復其旨又大朗焉著之于選則日光玉潔矣然去疑材質深厚將解周訛謂無可念退而沈湛于理學之書與宋先生肩隨焉世益避之論頓歷年而今始大辨奮以是知君子道弸于中而碍之以藝未有不鋪信者也且士人以仁義為垣墉凡甚不得之遇與甚得之遇皆所謂風雨也故無豐嗇者不

可以執龘無險德者不足以應憸今使去疑當拂抑之時不自衡氣思與之持或賑其巧便爲推移之具則頃久之間已失夷道何以屑此康美弗自繁促哉惟其艾行舊辟甚勸于三代先爲不可動以待物會則下士之是非相擬盡其所加不與于巳及友醻巳至得以喬條猶朝之有食冬之有衣雖利于情亦其常爾故昔之言其人今之言其人者去疑知之矣昔之言其文今之言其文者去疑知之矣美惡分于一事榮

停殘於一篇此已然之見與人不以為惑而吾黨所嘖自觀也每聞維斗雲子諸兄弟稱去疑宦不及一畝而曠三族橐無一銖而通十經大家之業卷登盈篋其則古昔者勤矣而遂乃親然于外故足風也夫文繇文與重積所流日形其徹漸此以往懸縴之碑磨崖之壁往往可得而讀焉寧第斯為達塗哉

孟晉堂稿序

九一受先既售兩邑之人聚斂其舊文而施丹墨焉蓋交相贊也繼則二子者行務藻潔衣繐縉之衣食葆旅之食門無雜賓與先舊處一以禮不簡于尺度兩邑之人又交相贊也予曰固也抑若未深其所謂文乎夫九一之文其所稱大學期節耳古哲人之號名耳或三綱四維宗族鄉黨之恒言左右塾之祖尚習說耳未嘗峻阻其閒也推而之遠有事有法君子樂而小人

安雖王公貴人所宜聽亦如百姓之常云者而云之非致難也至于言彝倫攸敘則愉以和言彝倫攸斁則鬱以惻有忠厚之思焉有亂人之懼焉雖然其爲人在是矣夫圜冠峩如大褶䄠如者世不無其人也而有服無德貴明其禁此誠不誠所大絕也故淵明之詩先去私意程子之字不離恭敬繇此而庚亦細小可原也況李于脩正放發爲篇其領理所關又安誣哉吾社數人兢兢爲訓昭趯戒非吻斯用圖蓋鐵大劃

于世不僅土風而已而動著在文人邦之句閭有念者則曰吾不能至也有望焉夫夫者鄙歟躪中庸之庭亦已槃散矣及今日而谷扶服于二子交口其所爲文與人以求詳義所不幾睨與然因之愛敬相用則猶可以起矣

行卷小開序

誦小開之名琅琅非近稱也云美與綏子整齊今日之文而綴斯號者何且其名之出本于逸書言開者不一篇若九開文開保開成開大開小開大開武小開武皆其屬也獨離而舉之亦安所白焉乃閒考書序之義大開小開之作淵然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則諸開之旨包矣其文有曰何脩非躬何慎非言何擇非德此帝王之辭達乎庶人者也學者實其事不敢廣其說

使澀耳而不切未有涉而過竟焉亦塗鼓之度
太山洗泉之測重淵矣或者分殊之以爲逸文
之傳其意是耶非耶無所用原也夫遠求書說
其列于學宮者五十九篇初未有定更乎孔襄
孔鮒及安國衛宏而不能使九共槀飫諸篇之
無闕以是論之書之逸者多矣則晉太康二年
之所發與魯共王之所得不可不同舉宏綱撮
機要也蓋不善讀書伏生之二十篇不無可惑
若其善讀之雖張霸之僞作得以起意造情無

怪乎云美諸子攢心于鑿簡也歐陽先生詠日本短刀有懷徐福之書以爲其將入海書猶未焚百篇可存設今有異本傳自外國吾樂習之矣故書之爲道簡質淵懿不可遽通得其一端遂有字字言言之化則卽小開之說以施于今文進其必然者去其非然者雖將之離用遠矣猶得見盛王之三十五祀正月丙子也

程墨大宗序

士之遇不遇于其文見之矣然不于其所爲文見之也五行之物出爲人用其貴與賤惟人所使若有生命然文人之致亦同也昔之人畧于言命而愁苦怨歎不能無言往往形之方版寓乎巳事後人讀其書而哀其志則多有傳者此命家之辭常與文家之一流也雖然古有之而今甚也一代之中復異今古焉則又古有之而今甚也即如丁卯之役賢愚並進其飛翔失實

者少無一牒之辭不意而當而嗜古好學若江上尹遠到兄弟蹉跌不偶尚艱于一博士弟子員可謂非命哉惟制于命而不敢明其道則不得不求於所謂得氣之文度其模範于是選事殷矣夫勤其選必將正其稱程墨之名有方員之規矩焉不容非法也及舍程用墨程皆出于其墨則貴者益詳矣觀于其事作之者難而觀于其人應之者易何與意主文之難其人與或有其卓爍者未列于斯柄而不獲通其意與抑

前所云生命之說精遇釁遇非其時不見是與非與要之一國之中一經之內間著其洪村淑行亦足以感也且脩身大務而文章次之命又介乎然不然之間者也不信乎命則不可謂君子之不遇而泊少乎仁義既信夫命則不可謂小人之必遇羡其榮寵而忘其衰賤使世有雄俊有爲之士當事而察于言無所忌諱之窮必有以行矣況隱羅未振者忍因循且月胥虛無懷以自安高山之上深澤之汙哉

小題觚序

以今之物與古之物列於前不知者不別也然察其款識知者別之矣則以今之字與古之字以今之文與古之文列于前不知者不別也其款識加明焉知者尤別之矣是以天道弗更而書策代變謂古日不必熱于今日古月不必淸于今月可也謂古文字不必美于今文字則非尚才羨知之言也雖然異古異今皆自人爲之人而志乎眞灝靜遠端雅朴重也者生于後世

居然其前此之人矣否則降而自輕當乎一時應乎一時恐于時亦有弗周者也故爲人善惡好惡之數其大且常亦如天道之不可易也若文則有區矣間論古之文人使韓子爲左氏春秋傳蘇子爲司馬太史之史記才皆有餘也顧二子可爲而不爲時限之也具甚可爲之才而非其時氣數相成往往自信而見一家之業卽不敢云吾可爲此可爲彼矣雖然其理是也文理之齊若性情而文才之分若面貌文人古今

之異亦面貌之謂也夫執面貌以相求行道之人寧有同乎況今之與古也惟不同之致變矣而有甚同者存所以其人可知其意可知以今望古不山南山北焉如吾郡社中數子端切人範爲文要眇變化難以恒倣然發于胷臆成于手中無不可原而合也以其所是者古也夫從今之文行古之事有道者猶嘉之其兼焉者益有信也古與古處而不惑覩郡之爲今人者若隔代焉故燕胤與雲子沉篤感慨之意于茲選

乎寓之豈其有華說哉昔有聖人觀于獻爵酧
觚而悲征制其懷深矣選之名所繇出也

張受先稿序

受先之爲高于時寧文焉已哉然因其文而質言之亦所謂其人之書也觀于其書而後其人可論君子所必先也受先與余六年同晨夕益其人文信之矣其文散于四方四方之人習所爲文而思其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故亦既信之矣信之亦何取乎序之其敘之者慮天下有信不信未可知之辭也即天下信之而余終不可以無言此序所繇作也余嘗語受先曰余之

信子也使人以他爲之文易其名而以爲子之所撰以子之所撰飾而行遠以爲他人之作余必辨之也若行一事而不衷于道傳者皆以爲出于子道之人旣紛紛矣萬里之外余必爲子白也此非有朋友之私愛以義斷也受先之信余亦大略同焉余兩人起止不離書卷而閒說時有不廢顧所說者其亦志也嘗觀往者之爲是非難詳各退而思以身處有得卽陳其本指以聽稽定于可不可之間斷斷如也又多設爲

不必然之事以求臣子之忠厚煩難而貴于有
濟朝之食夕之食當其時而有辭焉靡碎之物
猥雜之論不敢放廢于古人也然余言之而不
大盡受先則甚焉余間有作諧少近于失經受
先即容辭俱危不容再措小辨臨事之際受先
有氣敢往排捍在前復善以禮顏相開擔夫孺
子必諭之髐髐然使得疏明而余多斂不即發
恒私自意念彼必能先見也至爲文一端余凡
數徙而受先彈毫之始即喜說道理引繩墨全

以識相長初事于子繼事于經又繼則事經之
大意取于己之本有受先每勸余安靜對題準
之人身自然良心内生和氣動盪引而成文余
從之輒有其驗而世輒取文乙之目爲寛髀夫
六經之有道德猶家人之有父母一日之間常
呼父母未聞其寛髀也則余與受先之守此亦
迂而嚴矣且孝爲行原受先之務此亦人士所
鮮也余與受先少同失怙時一念及淚下如流
水對言着志期以脩身讀書上答罔極而幽魂

未安百身莫贖流連慰切悅養惟一母氏爾憶
客年九月受先母夫人七十生日受先先亦蕭然
無潤身之物乃刲羊釃酒大會親舊朋黨宴樂
十日去其家業之半邑之人咸高之及母夫人
抱苛幾瀕大厄受先浹夕不寐去士人之服而
請于神哀傴倍至而病遂立起討令之捷賀者
在門適當其母夫人九月之生日亦可謂孝之
一徵矣聞報之日受先即過余所而泣盡悲余
之不遇而重感乎振生先生也謂孫師之于我

至矣我向爲人子今將爲人臣矣夫生我成我忠臣孝子所百顲而求當也不有鶴生先生不知九一不有振生先生不知受先余固頑必之矣宜其出之艱難煩苦而得全也則受先豁此而拜獻于孝不第具始中而已余雖顚頷而少譜其曲折蓋即以爲萬里之信也

張受先稿再序

離别之多未有甚於玆歲者也春初入燕社中兄弟皆未之聞過崑陽而執手者君售與家八兄九兄也是時勒卤適偕右武弗逃從海上來敘别同焉抵郡與維斗共舟而北即别雲子君和諸兄弟有賦詩以贈者草臣雲子燕胤也至毘陵乃别介生三人飲酒不盡一卄則巳陶然矣葢有甚傷者焉既至京師維斗欲亟旋先予南歸予與受先九一宗玉送之九一爲歌詩二

章逾旬日予又先受先歸受先與九一宗玉送予及都門之外九一賦五言律二章受先初未爲詩亦賦五言古體一章分手之際涕泣如雨亦難乎其敘之矣然予之之燕也以受先之在也及予之歸也又以受先之即南也雖有懷邑邑而悲未極遠若今日之行則如何哉同社之近在七郡閭受先之之臨汝而來祖道者六百餘人予欲同渡江而歲暮未遑僅及湖上殆愴然之至矣言念夙昔偕其燕處一日不見則惄

卯以悲忽焉而歌驪駒涉遠道其安之乎六年
以前風雨寒暑予與受先君售同之踰年而君
售別去一室之內出入依倚惟兩人耳每至夜
分角談稱論道義寂無和者未嘗不怨君售也
且君售受先與余同爲少子而皆以未成人失
怙徵其歲俱丁巳也相向漣如溅不欲生期以
顯身遂志一明吾父之德免巳大尤今受先則
先鳴矣王言初貴澤及漏泉而予不能邀一辭
以發重隧之歡于其罪人也哉此尤所盭肝鉽

卹愛先兆代爲滂沱者也夫憂喜一念隱細不渝而遠隔城土間其話言豈緜緜之思可喻勞歎乎且一邑望德特受先爲民人之主月之元日則群造廬焉茲乃追隨之未能而多向予而泣者是重予悲也故受先文行之大指予弗更爲而徒勤愴怳之意追操執之懷遠而相正蓋在曩日矣

易會序

易會之選始于丙寅之秋迄今日而始見成事其爲時不已過哉且選文之說其初之欲予從事於此者將合乎乙丑之文今又舍所謂乙丑者而從事乎戊辰之文三年之内所謂廢興者屢矣一書之成而多其新故之感又何言哉雖然天下之事一人爲之數人從而和之非此數人也則一人之事亦無所成予方汲汲于斯選也望天下而嘗四海若是乎其有求也求之而

不得則有疑焉意者請之之有未至歟或遠方之物不可以即致歟不然則代爲之請者無其人彼我之意猶有未達歟迨遲之而蓼鶴平仲以其曩之所有歸焉然後弘士之業貴人之篇得以次備予於是取而高下之賢者之説無不遇也以是信文字之美在于天下求之不可勝求也而予且曠時而不得則求之者非其道也求之不得其道而遂以疑天下之言易者無所爲美好于其間是則予之過也及受先之臨汝

九士文止盡其存者以相與不踰月而造吉冑生伯宗依子各以其方之文至乎乃同雲子石舂說其事而斷然行之何則學易之家不一其處而雜乎其人有其人然後有其文無其人則雖謂有其文者猶之乎無而已是故其人是也得一而可況其多乎其文是也一辭而可況其多乎斷然行之而無疑蓋于幾彖之旨或庶幾焉雖然不明其書而輕議其文聖人之所絕不得其制作之原而務多篇之爲貴亦其書之所

不許易家之有還也豈其盡人而有之乎若是
則予侯之三年遑遑然而不敢卽出亦有繇也